



一片雪花迷路了，它不知道自己该去向何方。

它本来和千千万万的兄弟姐妹坐在同一朵云上，只需要瞄准一块自己喜欢的地方，轻轻地飘下去就行。可云下的世界是那么美丽，山脊像沉睡的巨兽，森林披着墨绿的绒毯，河流闪动着细碎的银光……

它一时入了迷，甚至忘记了降落。

当风掀起云朵，吹得它打了个转儿，雪花才缓过神来，发现云上只剩下了自己。

“其他的雪花呢？”雪花迷茫地问。

“都去了它们想去的地方。”云朵平静地回答着。

“那我，我该去哪儿呢？”雪花急忙追问。

云朵没有回答它，雪花也陷入了深思。

远处的山峦低声发出邀请：“到我这儿来吧，覆在我的身上，做一床蓬松的被子。冬眠的熊和酣睡的獾都会睡得更加安稳，还有那躲在树洞里的松鼠，也会拥有一个更香甜的美梦……”

什么是熊，什么是獾，什么又是松鼠？

雪花一点儿也不了解山中藏着的这些精灵。山峦仿佛看穿了它的疑惑，轻轻拨开一处山洞的入口。黑黢黢的洞口微微张开，鼾声传了出来，像大地深处沉闷的鼓点。雪花好奇地凑近，只见黑暗中有个肥硕的身影正蜷成一团，厚实的皮毛随呼吸起伏。熊忽然翻了个身，巨大的爪子不经意地遮在脸上，恰好挡住从洞口漏进来的微光。它睡得太沉、太深了，即使有雪花落下，它也不会察觉。

山峦又示意雪花注意一处不起眼的土丘。透过洞口的枯草，能看到冬眠的獾。它的睡眠质量比不上熊，总是不安稳地动着，尖鼻子偶尔抽动，短腿也轻轻蹬踹，仿佛在追赶或逃离什么。雪花有些焦虑，又在山峦的指引下来到一处树洞。

树洞里铺满橡子、松子和枯草。松鼠把自己团成一个毛茸茸的球，蓬松的大尾巴严严实实地盖在身上，像一床自备的绒毯。它的胡须偶尔一抖，耳朵在梦中仍枝枝条条捕捉风声。树洞很小，已经被它自己的气息和储藏的坚果填得满满的，甚至不能再装下一片小小的雪花。

“我恐怕挤不进一个已经圆满的梦。”

雪花摇着头，没有从云朵上飞下来，任由云朵带着它向远方飞去。

这时，下方传来河流的歌声：“到我这里来吧，让我们铺开光滑的冰镜。失眠的月亮和星星会在这里照耀，路过的风也会在这儿梳理它的头发，整个世界会因为时间的凝固而变得完美……”

雪花趴着向下观望，结冰的河面锃亮，能映出大半个天空。但雪花实在太小了，即使非常努力，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影子。

“我看不见自己啊。”雪花叹着气说。

河流迟疑了一会儿，又悄悄融开一处薄冰，带着冰碴儿的河水一晃：“冰层下也有需要安歇的旅人，你能同我一道照看它们……”

雪花又俯向水面，在和着冰絮的河水里，它窥见

迷路的雪花

刘天伊

刘天伊，1990年生，儿童文学作家、编剧。出版有《阿尔斯兰的桑皮纸》《猫田》《客从山中来》等小说十余部，担任《新生》《从不鸣叫的蝉》《光与少年》等儿童电影编剧，广播剧作品有《奇妙科技馆》《种子奇遇记》等。曾获大自然原创儿童文学奖、辽宁文学奖、张天翼儿童文学奖等。



许多安静的银鳞小鱼。小鱼不再像夏日那样快活地游动，只是静静地悬在水中央，腮叶极缓慢地开合，就连平日里灵活的眼睛也变得木木的。还有水底那些变成墨绿色的水草，它们不再随波起舞，而是顺着水流的方向舒展叶片，每片叶子都低垂着，仿佛在打盹儿。河流又扬起一道浪花，指向河床的老木船，船身半埋在泥沙里，船桨安静地搁在一旁。那些载过的渔火、听过的歌谣、摇过的数不清的涟漪，如今都化作河面上的一道阴影。

就在雪花愣神的瞬间，融化的河水正一点点凝结出崭新的霜花。霜花的纹路纵横交错，像一张精致的网，把河中所有的旅客都笼住了。而后，河流重新化作了那面巨大、光滑，但无生气的镜子。

“到我这儿来吧，你也能获得这一瞬的永恒。”河流的声音充满诱惑。

雪花低头注视着河面，终于在冰面上看见了自己颤抖的、小小的倒影。但它立刻退缩着钻回云朵里，没有回答，也不再探出头来。

云朵继续漫无目的地带着雪花飘荡。南方的空气太暖，温热的水汽钻入云中，雪花躲避着它们的触摸，生怕它们摸软了自己的棱角。云朵向北方折返，熟悉的寒意让雪花感到安心。它本想降落在那片雪原上，可雪原浩瀚，千万片陌生的雪花正一路高歌，整齐划一地建造着纯白色的王国。它不知道该怎么加入，便又畏缩地躲回了云中。

就在它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阵轻软的风拂过。风中隐约夹杂着一个孩子的声音：

“到我这儿来吧——到我这儿来吧——”

循着这个声音，云朵带着雪花，越过沉睡的山脉，跨过冰封的河流，飘向光点密集的城市。在这里，无数窗格像发光的蜂巢，里面藏着雪花无法理解的热闹与寂静。雪花感到有些陌生和不安，但那缕细细的声音始终在前面引路。

终于，云朵停在一扇普普通通的窗前。一个瘦小的男孩正跪在窗前的旧沙发上，他双手扒着玻璃，努力向外张望。他的小鼻子在玻璃上蹭来蹭去，留下几

道痕迹。雪花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窗户对面只有黑黢黢的高楼和几盏孤单的路灯。他到底在看什么呢？

“妈妈，”小男孩充满向往地问，“今年冬天该下雪了吧？”

屋里传来母亲温和却疲惫的声音：“今年恐怕也不会下雪的，我们这里很难见到雪的。等以后……等以后家里宽裕些，妈妈带你去北方看，看真正的雪，好不好？”

小男孩撇撇嘴，没有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把脸更紧地贴在玻璃上，呵出的气立刻凝成一团白雾。妈妈走过来，将他搂在怀里，顺手在雾气上画了一朵雪花。小男孩模仿着她的笔画，又画了几朵。母子俩你一朵，我一朵，玻璃上很快就布满了雪花。

小男孩敲敲了敲自己的涂鸦。“没关系，妈妈，”他的声音变得很轻，“现在不去看也行。等我长大了，我可以自己去看。我一定能看到真正的雪……”他又抬起头，认真地望向妈妈，“妈妈，将来，我带你一起去看雪花，看外面的雪花！”

小男孩的手指向窗外。那里，正好有一片不知去向何方的雪花。而那片雪花，也毫不迟疑地，飞向了他的心。

雪花说：“我找到我要去的地方了。”

一种奇异的、温暖的快乐“咻”地从小男孩心底轻轻扩散开来。他的脸上突然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。

“妈妈，”他的视线透过窗外依旧黑暗却仿佛不再空荡荡的夜空，声音里带着一种确信的欢喜，“我好像……已经看见雪花了。”

母亲只当是孩子的傻话，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。

许多年过去了。小男孩长大了，他果然去了许多能看见雪的地方。他登上过覆盖的远山，漫步过冰封的湖畔，也在真正的暴风雪中仰起过头。世界在他眼前展开，宏大而真实。但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见过多少瑰丽的冰雪奇景，他心底最深处，永远藏着一片曾经迷路的小雪花。

它曾跨越山海，悄然抵达，又与他一同见识到了广阔的天地。

主题词写作——

雪花的快乐



棹雪记

杜 峥

杜峥，2000年生于江苏南京，小说见于《当代》《钟山》等刊物，作品入选2024收获文学榜、2024城市文学排行榜。曾获《当代》2024年度青年作家，“纯山之星”文学奖、凤凰文学奖等。



每年山阴落雪的那几天里，王子猷总辗转难寐，怪梦惊醒。梦见火中宅院，梦见江上笛曲，梦见少年时被迷困的竹园，当然也梦见戴安道。

在建康初见之前，王子猷就在梦中与戴安道数次相会。那人身形魁伟，散发不冠，短褐草履。及近观之，面容古拙，甚至称得上丑陋，须髯短硬如岩草，鼻准鹰突得像黑鹳的喙。在他开口前，“戴安道”这个名字就像只小獐子从王子猷脑海里蹦出来。

戴安道声音沙哑，像嵌在溪底水激不转的黑石头。戴安道话头很稀，王子猷往日健谈，但在梦里却没什么开口的欲望。气氛并不尴尬或紧张，不说话并不是没话说，而是没必要。即便说话，也前言不搭后语。剡溪的水结冰了吗？戴安道皱眉向后缩了缩脑袋（这一缩刺痛了王子猷），好像是个婴儿或怪物。剡溪的水从不结冰，戴安道答道，随后挥挥袖子离开了。王子猷涨红了脸，不是因为蒙受羞辱，而是因为无法再欺骗自己。他终于不得不承认：眼前这个他曾引以为至交的人，实则是个庸俗的

人，是个满身泥水的人，是个令他厌憎的人。他曾以为这只是自己受辱后的偏见，并为自己的薄情与不义而羞惭，但在后续几天的接触中，他也确凿地感受到了戴安道的疏远乃至鄙夷，他明白在戴安道眼中，自己只是个夸夸其谈、脑满肠肥、附庸风雅的纨绔子弟。

王子猷悠悠起身，窗外玉絮磅礴，他侧耳倾听。竹叶相撞的沙沙声，风与风纠缠的呜呜声，雪花与雪花相撞发出的碎玉般泠泠脆响，全被这天地一白囫囵吞进腹中。

在谢安的诗会上，二人首次在现实中相见。赴宴前他曾生出一种隐隐的担忧：戴安道是否如梦中一般模样，或自己梦中的那个人是否便是戴安道。相晤之后，这种忧虑轻飘飘地消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强烈的困惑与恐慌。戴安道长得与梦中一模一样，但给他的感觉却完全不同。甫一晤面，他就觉得他们中间隔着一层似有实质的雾气，他伸不出手，也张不开嘴。王子猷与谢家诸君味谑言笑，抚掌击节，但转头望见戴安道，原本雀跃飞扬的心情就沉落下来，好像戴安道以及他所统摄的空间是一片黑黢黢的咸腥海水。他看到戴安道从囊袋中取出一尊木雕送给谢安，说这是为谢尚书雕刻三个月的塑像。王子猷惊慌失措，裹腿跟足逃遁，好像承颜候色之人是自己一样。某次二人仅相隔两步，他终于忍不住清清嗓子，刺破令人窒息的沉默。他想质问戴安道为什么不主动与自己交谈，也想质问他谢安那老东西到底能带给他什么。但最后他只是问，剡溪的水结冰了吗？戴安道皱眉向后缩了缩脑袋（这一缩刺痛了王子猷），好像是个婴儿或怪物。剡溪的水从不结冰，戴安道答道，随后挥挥袖子离开了。王子猷涨红了脸，不是因为蒙受羞辱，而是因为无法再欺骗自己。他终于不得不承认：眼前这个他曾引以为至交的人，实则是个庸俗的

人，是个满身泥水的人，是个令他厌憎的人。他曾以为这只是自己受辱后的偏见，并为自己的薄情与不义而羞惭，但在后续几天的接触中，他也确凿地感受到了戴安道的疏远乃至鄙夷，他明白在戴安道眼中，自己只是个夸夸其谈、脑满肠肥、附庸风雅的纨绔子弟。

王子猷悠悠起身，窗外玉絮磅礴，他侧耳倾听。竹叶相撞的沙沙声，风与风纠缠的呜呜声，雪花与雪花相撞发出的碎玉般泠泠脆响，全被这天地一白囫囵吞进腹中。

在谢安的诗会上，二人首次在现实中相见。赴宴前他曾生出一种隐隐的担忧：戴安道是否如梦中一般模样，或自己梦中的那个人是否便是戴安道。相晤之后，这种忧虑轻飘飘地消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强烈的困惑与恐慌。戴安道长得与梦中一模一样，但给他的感觉却完全不同。甫一晤面，他就觉得他们中间隔着一层似有实质的雾气，他伸不出手，也张不开嘴。王子猷与谢家诸君味谑言笑，抚掌击节，但转头望见戴安道，原本雀跃飞扬的心情就沉落下来，好像戴安道以及他所统摄的空间是一片黑黢黢的咸腥海水。他看到戴安道从囊袋中取出一尊木雕送给谢安，说这是为谢尚书雕刻三个月的塑像。王子猷惊慌失措，裹腿跟足逃遁，好像承颜候色之人是自己一样。某次二人仅相隔两步，他终于忍不住清清嗓子，刺破令人窒息的沉默。他想质问戴安道为什么不主动与自己交谈，也想质问他谢安那老东西到底能带给他什么。但最后他只是问，剡溪的水结冰了吗？戴安道皱眉向后缩了缩脑袋（这一缩刺痛了王子猷），好像是个婴儿或怪物。剡溪的水从不结冰，戴安道答道，随后挥挥袖子离开了。王子猷涨红了脸，不是因为蒙受羞辱，而是因为无法再欺骗自己。他终于不得不承认：眼前这个他曾引以为至交的人，实则是个庸俗的

人，是个满身泥水的人，是个令他厌憎的人。他曾以为这只是自己受辱后的偏见，并为自己的薄情与不义而羞惭，但在后续几天的接触中，他也确凿地感受到了戴安道的疏远乃至鄙夷，他明白在戴安道眼中，自己只是个夸夸其谈、脑满肠肥、附庸风雅的纨绔子弟。

王子猷第一次在剡溪水面上遇到戴安道，那人终于出现。他在剡溪坚实的冰面上缓步走来，在王子猷面前停下。王子猷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但这种无措并不让他彷徨或慌乱，反而让他笑出来。那种感觉回来了。同一条溪，你一脚踩实，即使隔着厚冰，也能笃定地认出冰面下汨汨涌动的故水。两人把袂握手，视线一交汇又不可抑制地大笑起来。笑声止住后，戴安道缓缓开口。

在这个世代，友情可是极为奢靡之物啊。只有在大雪之夜的梦境中，王子猷与戴安道才是最亲密的挚友。在其他的梦境中，我们都是彼此世界中极为微琐冗杂之物。在困顿你我肉身的现实世界中，我们或是陌路之人，或是泛泛之交，或相互鄙弃，或相互雠怨。这些零零散散、疏疏落落的恶意灰烬，才换来大雪之夜的那炉微光。我们在现实中越近邻，在梦境中就越隔阂；在现实中越疏离，在梦境中就越紧密。故此，我们在现实中素未谋面之时，在梦境中便一见如故；在现实中暗面交谈的那年，在梦境中便再难相见；而今夜你怀着悠远而滂沛的疏远、憎恶与仇恨来找我，在梦境中我们便针芥相契、莫逆于心。

回棹吧，我的朋友。在现实里，我们江湖永隔，后会无期；而在梦中，我们把臂同游，契合日深。



如果一定要有一场雪

我希望它
下在所有恋人的头上，而非父母的头上。

如果一定要有一场雪

我希望它
下在所有悲伤的田垄上，而非一个满怀希冀的穷人身上。

如果一定要有一场雪

我希望它
真切地寂静地下着，而非下在寂静这个词上。

雪 冠

雪，落在祖父
留下的稻草人
身上。

头顶的雪圈
像是他受难的
荆冠。

雪，田野需要它
庄稼需要它
村庄需要它

唯一个破破烂烂的稻草人
在一只早起的鸟儿，啄食
他身上残存的谷种时

他才被需要。

阳光下，雪渐渐融化
大地渐渐明朗
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稻草人

捂着他镂空的
腹部。面部
不明

风吹过他的胸膛。

风吹过他的空洞。

我的祖父，站在田野上。
他，像是一个镂空的神。



苏烛，1994年生，湖北蕲春人，现居东莞。作品见于《诗刊》《中国作家》《作品》《当代》《北京文学》《草堂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刊物



如果有
一场雪
(外一首)